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二十七回 李二叔拿奸鳴枉法 高太守觀句判聯姻

詩： 蕭何律法古相傳，大法昭昭若鏡懸。

凡事容情多隱漏，此心據理可從權。

為官須用存陰鷲，處世何妨種福田。

切莫營私傷大義，好將方寸平平坦。

卻說文荊卿自承老夫人款留在府，那店房中一應看管，盡托付了安童。店主婆便把專好飲酒的話說與老夫人知道。那老夫人只要女孩兒病好，莫說是酒，便是要他性命，也不推辭。就把造下的陳年老酒開將出來，早晚憑他飲個暢快。有詩為證：

麗春樓外聯詩句，何意今來作酒仙。

果是梓童能有驗，天緣輻輳遇嬋娟。

看看過了十餘日，那小姐病體果然痊癒。老夫人十分喜歡，對著荊卿道：「文先生，前日若使小女無緣相遇，今日必為泉下人矣。」文荊卿道：「老夫人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與小可何功之有。」說不了，只見那小姐端然是舊時妝扮，微展湘裙，緩移蓮步，著瓊娥隨了，慢慢的走出堂前。文荊卿見小姐出來，連忙起身下階站著，偷睛看了幾眼。你看那小姐今番初病起來，更比舊時愈加標緻。但是老夫人當面，卻也要別嫌疑，只得恭恭敬敬，依舊進房而去。老夫人見了小姐，止不住笑逐顏開道：「我兒，你哪裡曉得，今朝又與我做娘的聚首。這雖是文先生的功效，也還虧祖宗護佑，神力扶持。」小姐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前日的病症，已入膏肓，若不是文先生起死回生，今日已游泉下。想將起來，此恩經德，沒世難忘。只是一件，還要母親吩咐，早晚茶飯上務要周旋，不可怠慢了他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我兒，這是做娘的心上事情，況且又是人家體面，我兒不須過慮。」那小姐只得微笑了一聲，便一隻手扯著老夫人，一隻手扶了瓊娥。你看他瘦怯怯一個身子，還如柔條嫩柳一般，搖搖顛顛的與老夫人同進房去。

原來那文荊卿書房，與堂前只隔得一帶欄杆，那小姐與老夫人說的言言語語，他句句都聽得在耳朵裡。輕輕的把窗兒推開一條線縫，悄悄張了一張，只見老夫人、小姐都進房去了，便把氣來歎了幾聲。有詩為證：

雲想衣裳花想容，可憐對面隔千重。

何時擬約同攜手，直上巫山十二峰。

原來那李府的屋宇甚是寬大，左右書房共有二十餘間，都是沒居住，空閒封鎖的。你道那小姐適才走到堂前，專為著那一件？恰是有人來看這荊卿住在那一間房內。這文荊卿在李府中將及半個月日，雖是不時得見小姐，他兩個從來未出一言，只是暗暗的你想著我，我顧盼著你。

一日是八月十四，只見天邊月亮漸圓，他卻瞞過了老夫，打發瓊娥先去睡了。也是有心要見文荊卿，說幾句知心話兒，悄悄掩上房門讓，走到堂前。見那月光甚是愛人，便向欄杆上倚了一會。恰好那文荊卿也乘著月色，慢慢踱出來，口裡微吟五言律詩一首云：

清風動幃涼，微月照幽房。

佳人處遯遠，蘭室無容光。

襟懷弄虛景，輕衾擁空床。

居歡惜夜短，在感怨宵長。

拊枕獨嘯歎，感慨心暗傷。

見了小姐，即便趨步，匆匆向前唱喏。那小姐俯首含羞，閃避無地，只得回了一禮。文荊卿遂迎笑語，執袂牽裳。小姐掩口低低笑道：「文先生嚙聲，這堂後就是我母親寢室，倘聞笑語音聲，反為不美。」文荊卿腴腆道：「小姐，你豈不聞色膽如天，今日莫說是老夫人寢室在側，總然刀鋸在前，鼎鑊在後，拚得一死，與小姐締結百年，終身之願足矣。」小姐推托道：「君為讀書人，妾豈淫奔女。若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效桑間濮上之風，非我二人所為也。」文荊卿正色道：「我想小姐前有貴恙，得小生便能痊愈，如小生明日染了些病症，反又在小姐身上送了殘生。請小姐三思，萬勿固卻。」你看小姐言雖如此，一霎時春心也動，滿面嬌癡，便無回答。荊卿深深揖道：「果然小姐不嫌卑末，就此星前月下，共設誓盟，以訂後來姻眷，尊意如何？」小姐只是掩口無言。文荊卿見他十有八九垂憐之意，便輕輕攜手下階，同向月明之下，雙雙共結深盟。文荊卿就把個笑臉堆將下來，將小姐挽著雙肩，遂要同進房來。那小姐又驚又怯，只得勉強一同進房，文荊卿便去門了房門。你看一個言媚語，一個半推半就。這文荊卿便與小姐解了繡襦，鬆了玉扣。那小姐只得含著嬌羞，把臉兒背在燈後，憑他鍛練。沒奈何露出冰肌玉腕，兩個摟抱胸膛，似漆投膠，如魚得水，霎時歡愛一場。

這小姐站起身來，便整衣對著荊卿道：「文先生，妾實謂今生已做鴛鴦塚，誰知又做鳳鸞交。既蒙君心不嫌葑菲之微，妾意實欲遂絲蘿之願。只是鳳鎖鸞韁，飛不出幾重華屋；雲橫樹繞，盼不到二六巫山。猶幸今宵得慰相思，便即赴泉台亦瞑目矣。妾不能為贈，聊賦一詩獻上，幸乞見納：

天上有圓月，人間有至情。

圓月或時缺，至情不可更。

君為萍水客，妾乃閨中英。

相去千餘里，遂結百歲盟。

會合真非偶，恩情果不輕。

堅貞如金玉，永遠若碑銘。

一諾千金重，毋玷妾清名。

洗心事君子，願勿愧梁生。

文荊卿見詩，微笑道：「小姐是金屋瓊姿，無論閨閩女紅，兼通文墨，真女中傑出。小生不過一臨邛下士，幸重青盼，不棄鄙愚，肯諧一息之歡，實亦三生之幸。既蒙佳章寵賜，小生敢不奉酬敬賦數言，萬勿見哂：

金屋貯嬋娟，富貴咸瞻仰。

百計每攀援，媒妁不能強。

而我愚蠢材，安得營妄想。

天就美姻緣，月下攜仙掌。

青天作證明，此心並無兩。

不惜千金軀，週身何快爽。

任彼野花紅，敢效王魁莽。

卿賢為孟光，裙布毋怏怏。

小姐道：「感君贈詩，愛妾多矣。君既以心愛妾，妾敢不以身事君。但是老母防，侍兒拘係，兩字相思，一言難盡。」文荊卿道：「當日若非誤入園中，樓前寄詠，怎得今宵燈下交歡，此會實從意外得來，只為衷懷疊疊，霎時難盡綢繆，倘賜矜憐，早晚投

閒過敘。」小姐低頭想了一會道：「文先生，明日是八月十五，我母與叔叔同往崇祥寺中酬願，至暮始歸，君可到園中麗春樓下相會，待我與你共把前情細講一講。」文荊卿不勝欣躍，輕輕開了房門，提燈送小姐出來。欲待叮嚀，同行幾步，恐老夫醒來聽見，只得作別進房，依舊上床寢睡。你看小姐乘著月光，輕移蓮步，賺進自己房中，只見餘燈未滅，瓊娥深睡未醒，遂悄悄掩上房門，把殘燈吹滅了，竟自安寢不提。

卻說到了十五日，老夫人侵晨起來，梳洗完備。著院子打點了齋供香燭。便請小姐出房，交付了房門鑰匙，乘了轎，與李岳同往崇祥寺中酬願。那小姐送得老夫人出門去，已是巳牌時分，遂進房喚著瓊娥，打點午飯吃了，對著他道：「瓊娥，我自病癒起來，從不曾到園中一看。聞得芙蓉軒後，丹桂盛開，想那文先生今日見老夫人往崇祥寺去，決然也不在家。你可到堂前看守，不可與閒人混進，待我去閒步一會兒來。」瓊娥便一同出房，小姐鎖了房門，把一把鑰匙都交付與他收著，兩下遂分路而行。這小姐一到園中，只見花木半凋，恰正是一派仲秋光景。有詞為證：

衰柳蟬聲哽咽。四壁恐吟悲切。丹桂發天香，疑似廣寒宮闕。八月，八月，又是中秋佳節。

——如夢令

那小姐到園中各處看了一會，並不見些人影。原來那管園的，也隨老夫人到崇祥寺裡去了。看看走到麗春樓下，只見文荊卿先已站在茶架邊，引頸凝眸，睜睜盼望。驀然見小姐走到，勝如天花墜下。連忙堆著笑臉，向前迎迓不及道：「深承小姐眷意菲人，不爽夜來之約。但是良緣不偶，佳會難逢，須挽臂登樓，早分我一簾風味，半枕雲情，真生平大快事也。」小姐笑道：「君非薄倖郎，妾非爽約女。幸得今日母親叔叔俱到崇祥寺去，家中寂靜無人。那芙蓉軒後桂花盛開，且到那廂去，妾與君正好慢慢的同向花間細數，閣外閒評，以盡竟日之歡。」文荊卿與小姐同到芙蓉軒後，果見桂花盛開。有詞為證：

金菊對芙蓉

花則一名，種分三色，嫩紅嬌白妖黃。正清秋佳景，雨霽風涼。郊墟十里飄蘭麝，瀟灑處，旖旎非常。自然丰韻，開時不惹，蝶亂蜂狂。把酒獨挹蟾光，問花神何屬，離兌中央。引騷人乘興，廣賦詩章。幾多才子爭攀折，■娥道，三種清香。狀元紅是，黃為榜眼，白探花郎。

二人向芙蓉軒內盤桓了半晌，方得略盡衷腸。看看日色過午，文荊卿又把甜言蜜語說了幾句，小姐卻無推托，遂攜手同到麗春樓上。那小姐便長歎一聲，文荊卿笑問道：「小姐，記得當初樓前傳詠，今日樓上交歡，豈非一段奇異姻緣，小姐何發此長歎耶？」小姐道：「君卻不知妾意。妾自當初樓前傳詠之後，每每牽係柔腸，每至寢食間，恍惚與君對面，如醉如癡，神魂恍惚。偶一日隱几臥去，夢與君同上此樓，歡相笑語，恩愛綢繆，卻不知為著甚的，猛然驚醒。不想今日以得與君執手同上此樓，正應了昔日夢中情況。豈不令人撫今追昔，對景關情，寧無一歎。」文荊卿道：「小姐，正所謂一斟一酌，莫非前定。」說不了，便輕輕將手去與小姐解下褲兒。

那小姐已諳知昨宵滋味，且是帶著嬌羞，卻也唯唯從命。文荊卿就攙向繡榻上，輕輕扳起腿來，款款放進少許。那小姐禁受不過，便扭著身軀，咬定牙根，止不住淚珠滿腮。

你道他怎麼做出這般模樣？原是個黃花處女，不比那熟罐子。自昨晚弄得式過度了，這件東西又腫又疼，今日那裡容受得起？只得忍著疼，任他弄了一會。看看進了大半，便忍不住疼痛，把兩隻手緊緊按住花心，道：「文先生，我這條性命，前日是你手裡救活的，今日端然要在你手裡斷送了。」

文荊卿笑道：「小姐既有解憐之心，寧少容人之量。」小姐蹙額道：「文先生，你只知有容人之量，全無側隱之心。這件事可勉強承受得的？請饒我性命罷。」這文荊卿興發了，那裡肯放，索性猛狠抽了幾抽。那小姐卻忍痛不過，只得含淚求告道：「文先生，你不能相諒，我今番多應是死。望遲緩我一個時辰兒罷。」文荊卿見他十分難禁，哀求不過，沒奈何勉強抽出了。那小姐便站起身來，係了繡褲，整了衣服，口個卻咿唔不絕。有詩為證：

前車已覆傾，後車可重戒。

圖得眼前歡，償卻相思債。

掩耳欲盜鈴，竊恐人驚怪。

可惜美千金，家聲從此敗。

兩個正在樓上攜雲握雨，以圖終日之歡，不想他叔叔李岳在崇祥寺已先回家。看見文荊卿書房靜鎖，又見姪女兒房門緊閉，兩個都不見影，只見那瓊娥獨自站在堂前，心中便有幾分疑慮。遂問瓊娥道：「小姐那裡去了？」瓊娥道：「小姐恰才吃了午飯，到園中去看桂花去了。」李岳道：「那文先生是甚麼時候出門的？」瓊娥道：「也是吃飯去的。」李岳想他兩個決然同在園中，做些私情勾當，依舊著瓊娥看守堂前，倘老夫人就到，待我往園中看一看來。」匆匆走到園中芙蓉軒後，竟不見個姪女兒的影子，轉身又走到麗春樓下，聞得有男女聲音，聽了一會，卻是文荊卿與姪女兒笑語。他便掇起心頭火一盆。不多時，只見他兩個雙雙挽手，戲謔同下樓來。李岳睜睛發怒，厲聲大怒。喝道：「呸！兩個幹得好事！」那小姐見是叔叔，嚇得面孔通紅，魂靈都吊在半空裡，連忙掩面跑歸。李岳就把文荊卿一把扭住，劈面打了幾拳道：「這麗春樓上又不是賈氏私衙，你兩個在此何干？今日你還是願生願死。」文荊卿道：「只願送官。」李岳道：「你這樣說，只道我不敢將你送官麼？且與你先去見了老夫人，然後同到府堂上去，當官結案。」就把他扭到堂前。那老夫人方才下轎，見了他們兩個，便上前勸住道：「叔叔，為甚麼事來？」李岳怒道：「嫂嫂，你養得好女兒，今日見我們不在家，同這個無籍棍徒，在那麗春樓上，做了一場醜事。恰好天教洩漏，是我劈頭撞見，而今那沒廉恥的丫頭，嫂嫂你自去教訓他罷了。這光棍待我送到府裡去，問他個大大罪名，方才得消此恨。」老夫人聽了，頓足捶胸道：「叔叔，原來他兩個做出這場醜事來，教我的老面皮放在那裡！」李岳道：「嫂嫂，莫說你沒了體面，我叔叔專在人頭上說大話的，況且前日一個使婢做了一場話靶，今日又是一個嫡親女姪，越教我做人不成了！」那文荊卿自揣有虧，只是低頭含愧，再不敢辯一句兒。

李岳把他扭住，一齊來到府前。真個是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那些街坊上人，聽得李二相公捉奸，掩得哪個的耳目，霎時間一人傳百，百人傳千，城裡城外，紛紛簇擁來看。原來那店主也知道了風聲，欲要到李府去看望，又思想得起前日原是他家指引去的，若沾染到身上來，便洗不乾淨。連忙打發安童，急奔到府前看他主人分曉。恰好此時太尊正坐晚堂，李岳就在府前寫了一張告狀，把他扭到府門外，叫屈連聲。太守著人叫進，便問道：「為甚麼事的？」李岳道：「爺爺，首強姦室女的。」就把狀詞呈上。太守展開一看，狀上寫著：

告狀人李岳，告為強姦室女事。女姪李若蘭，宦室名姝；赤棍文荊卿，色中餓鬼。東家牆樓其處子，不思有耳隔牆；章台柳已折他人，漫道無心插柳。麗春樓上，強效鸞皇；孽鏡台前，叩除鼻鏡。上告。

太守高谷，原是賜進士出身，大有才幹，決然如流；況且清正慈祥，寬弘仁恕。將狀詞看了一遍，見是宦家子女，先人體面，心中便有幾分寬宥之意。看這文荊卿又不像個下品庸流，便喚文荊卿上來問道：「看你堂堂儀表，當知理法，何為強姦宦門室女，辱玷宗風，當問死罪矣。」文荊卿哀告道：「老爺，李府花園牆高數仞，不是他姪女開門延納，小的豈能飛入？姦情不也隱昧，乃和姦實非強姦。況小的也是宦門舊裔，可憐兩家俱係宦家子女，並未婚娶，今日若打死案下，不如放生。望老爺天恩憐宥。」

高太守道：「強姦重情，當拘李氏執證，才見分明。」便喚公差標臂，把李小姐立刻拘到案前。高太守問道：「你叔子首你姦情，是真是假？」小姐跪在案前，赧顏無語。太守喝了一聲道：「奸事必然有的，但是和姦實非強姦。」小姐事到中間，卻也顧不得出乖露醜，只得帶著滿面嬌羞，低低把當日麗春樓前相見，兩下傳詩，後又喬作醫人，探病的緣故，從頭至尾，控拆一番。高太守道：「你兩個既都是宦門子女，也該謹持理法。」小姐道：「一時之錯不可返，白圭之玷不可磨。望老爺仁慈曲庇，澤及閭閻，

雖死不忘恩德。」文荊卿見高太守不甚嚴究，覺有幾分好意，便又叩首道：「老爺，今日若一按法，則為鼠為狗；一原情，則為鳳為鸞。望老爺高台明鏡，筆下超生。」這李岳跪在丹墀下，見高太守只聽他兩人口詞，一問一答說得不已，只得吞聲，不敢向前爭執。高太守道：「你兩個既能作詩，文荊卿就把這簷前蛛網懸蝶為題，李氏就將這堂上竹簾為題，各人面試一首。」文荊卿遂信口吟云：

只因賦性太顛狂，游遍花間覓遍香。

今日誤投羅網內，翻身便作採花郎。

李小姐亦遂吟云：

綠筠劈破條條節，紅線經開眼眼奇。

只為愛花成片段，致令直節有參差。

高太守聽了，贊歎不已。見其供稱俱未議婚，便站起身道：「今日或據律法，通姦者各該杖八十，姑念你二人天生一對，才貌兼全，況又俱是宦門子女，古云：『君子樂成人之美，當權正好行方便』。吾何惜一屈法，不以成人之美乎？就令你二人締結姻盟，宜室宜家，是亦一大方便也。」遂援筆判云：

審得文荊卿，青衿才子；李若蘭，紅粉嬌娃。詩吟樓前，欲贅相思寸念；病捱閨內，誰憐兒女私心。乘母氏之酬願，遂締約於園亭；適叔子之歸家，得真情於婢口。打散鴛鴦，不過直清理法；配成鸞鳳，無非曲就名門。欲開一面真還假，要正三綱和也強。從些兩偕姻眷，後不須鑽穴與逾牆。